

雷州有戏

这戏，就是曾经万众拥戴的雷剧。 艺术家们努力守正创新，将足迹印在红土地上，并获得国际大奖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汤铭明 题字/何世良

夜幕拉开，命运变幻莫测。

夜色已深，演了一天一夜的他们耐睡了，大巴在乡下的小道上行驶。偶尔一辆对面驶来的车，照亮了睡眠中的他们。

吴景贤还没卸妆，在玩手机，一闪一闪的屏幕让夸张的脸谱若隐若现。

车在乡道跑，惊吓到一只鸡，它兴奋起来，连带着十几只鸡都在凌晨4点打鸣。

背后文着钟馗的小伙子演员不知吃了什么，过敏，全身痒，现在还没好，老在挠着。穿上戏服演出时更难受，但当时也只能忍着。

村里戏台都很简陋，没空调，连电风扇都没有。

湛江基本没冬天，他们演戏都要穿着厚厚的戏服，闷热的天气加上舞台上众多的聚光灯，一场戏下来，个个汗流浃背。

好消息是，今年整个春天每天都有戏。这跟疫情期间的三年有明显的差别。

角色每天都在转换，春风得意的状元，英姿飒爽的武官。回到后台，他们的神情都显得极其疲惫和迷茫。

“不想拍到我哭的样子？”年轻俊俏的陈怡梦刚才还笑咪咪的，面对镜头不够两分钟，眼泪就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……

高月祝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，丈夫在中山打工，孩子靠自己带，常下乡演出，一般中午煮好饭，管孩子在家一天吃。

凤霞凤霜这对双胞胎，发型都一样，深绿加点黄，不化妆像一个人，化了妆像另一个人。她们2022年从湛江艺术学校毕业后进入了剧团。

吴建美、麦培清这对年轻夫妻，已有八个月大的宝宝。丈夫一看就知道他怕老婆，问起夫妻的名字时，他先说妻子的名字。化妆时也贴在一起，观察几天，这小子被老婆管得很开心。

大中午，大家在后台。打牌的打牌，睡觉的睡觉，玩手机的玩手机。也有人在后台练功，唱戏、吊嗓子，有些在聊日常。

年纪小点的在村里游荡，到甘蔗地里买甘蔗。

平时喜欢玩直播的文生刘俊贵也对着手机不停地微笑着，卖力地演唱着。后台格外简陋。没有补光灯，也没有额外的设备，他们拿着手机就开播了。

偶尔有戏迷打下招呼。人气显然都不足。

“包公”的老婆在后台用电饭煲给老公煮各种营养汤，她心疼老公，说他阳过之后，身体都没力，还要天天演戏。

“包公”名叫李德明，剧团的党支部书记。今年55岁，演戏33年。

他们是雷剧“守艺人”，守护着雷剧的“火种”，等待着雷剧的“春天”。



凤霞凤霜这对双胞胎，艺术学校毕业后加入了剧团



陈才导演(左)在排练



谢兵团长(右)在后台与团员切磋



演员王学冰陈丽华夫妻俩在简陋的家里，跟四岁孩子玩

相见

遂溪县山后仔村文化楼戏台前有一棵大树，远一点看大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，但仔细看，一点点嫩芽正在冒头……

戏台在村子边，造得很大，很醒目。戏台两边有对联：

文能安邦昌盛社稷庆昇平
境诞庆典笙歌燕舞万代乐

戏台两边墙上画着各种鲜艳的画，有“五子登科”“六国封相”……戏台建得很漂亮，但现在爱看戏的人却少了。

下午一点多从剧团出发，快四点才到山后仔村。团里所有队员都参与了搭台。

没几根胡须的团长谢岳一直在夹，走路也夹，跟别人聊事也夹，心事重重。

雷州市雷剧团，改制后叫雷州市名城雷剧演出有限公司，但大家依旧都称呼他团长。

他1982年开始唱戏，从事戏曲生涯四十年。这四十年似乎所有角色他都演过了。特别是2009年当团长之后，一人也兼演多种角色，为节省资金。

过去三年，演出行业的艰难肉眼可见。雷剧，更不例外。也是他的剧组生涯中的一个“至暗时刻”。

演出后，凌晨三点多才折腾回到剧团，一大早，他又下乡谈业务了。

他经历的疲惫与紧张感，其他同事深有同感。团里最老是他了，已56岁，最小的19岁，都是雷州本地人。

现在剧团多，演戏的村不多，自然形成内卷。原来单纯地演一出戏就行了，现在中场还要加跳几段现代舞，而且都是刚才演戏的演员。村里说，“你不加现代舞就不要你们演”。

苦了演员，戏服和头饰本来穿戴就不易，这样来回折腾……团里演员少，在后台演员们都是奔跑的，每个人演几个角色，有时刚演完包公，又要演文生。

演到上半场结束，又要来一节“现代舞”……

后台每个人都是跑的，“真的兵荒马乱”。但却不影响台上的表现，这是他们逼出来的能力。

好煎熬。“主要是没戏演，每一步都需要等待。”团长说。他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不停地出各种变故，不停地重燃希望，又有新的失望来折磨他，很少有那种非常顺利一蹴而就签成的。

为了让剧团活下去，他几乎跑遍了雷州半岛所有的村庄。最奔波的一天，跑了4条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到后面就越难找。

雷剧团创办于1953年，1963年改国营，2012年改企，没编制，没经费，自负盈亏。走市场，自生自灭。

好难，工资没办法发，留不住人才，留下的只有16人。

坚守好难。为了正常演戏，在外面请了30多名演员，每年得花一百多万，加上原有的演员。现在要正常发工资更难了。

去年欠员工八十多万工资，过年前拿高息贷款才发完工资。但3位“头头”，只拿点生活费。

“这几年一直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！”谢团长为自己的中年人生做了总结，“到了这个年纪，总觉得要做什么事情，虽然我们只是小人物，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”

说真的，他做得已很好。

和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，留在村里的多半为老人和孩子，但每年春节时，人们还是会从外地赶回。在外漂泊，始终有一份对故土的怀念。雷剧也算是留在故乡的根之一。

但近年变了，每次演出，台下观众也很少，雷剧也许被时代抛弃了。

说雷州话的人也只有四五百万，由于地域性限制，地方财政支持不多，剧本更新不快，甚至几年都出不了几本新的，因此使得演出内容过于单一，时代与人不断进步，再加上娱乐形式多种多样，雷剧也就变成了“老三篇”。几本老掉牙的剧目。观众从过去的老少皆宜，到只有老人看，到现在只演给“神”看了。有人一本戏看过15遍。

要出路必须要变，由当地人陈乃明编剧，吴兆生作曲，在广州请了陈才导演，剧团精心编排了大型新编历史雷剧《陈瑛》。

陈才对记者说：“大型历史新编雷剧《陈瑛》在我心里不仅是一出剧，更是一幅色彩斑斓有沧桑感的油画，她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有深刻的艺术价值、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，也是人类廉政历史的纪录片。”

正式上演后，也是因为这部剧，整个团去了广州、北京等地演出，再一次验证了自己是厉害的，主要还是得到认可和尊重。演员拍了好几张很开心的照片，来记录那个永恒的时刻。

特别这几天，剧团所有人脸上都挂着笑容。这部剧，荣获2022意大利罗马电影节“亚洲最佳戏剧奖”、该剧导演陈才荣获“最佳戏剧导演奖”。而且此剧是本届电影节中唯一来自中国的戏剧作品获奖，也是地方戏剧广东雷剧首次走向国门获得国际殊荣。

他们很振奋，都希望这次获奖，能给剧团带来一些改变，能拿到更高的工资。

他们还在田野中辗转。远处看戏台的亮光，仿佛一厢情愿、孤芳自赏。

包公在台上声音格外沧桑，歌声在村里田间回荡。



村里孩子们在看遂溪县山后仔村文化楼戏台前看演员们到来



他们不是在演戏就是在去演戏的路上



演员在后台疲惫地休息



谢岳到宾合村谈演戏合同



中场还要加跳几段现代舞，而且都是刚才演戏的演员



中午没戏了。年纪小点的演员地里买甘蔗